

談拍年代劇最大挑戰 避免「人為拔高」



導演孫墨龍 享受在「深流」中尋變化

出差趕飛機的路上，孫墨龍在電話的那一頭回答着記者關於「創作總會留有一些遺憾」的問題：「《大江大河》原著者阿耐用了兩年不到的時間創作了200萬字的小說。我們花了7年時間把它拍攝成三部曲，雖然看上去感覺花了不少時間，但真正用在拍攝上的時間還是太少了。」

「那時內地絕大多數地區的審美，包括色彩的使用，和現在有很多不同。主角們的藍制服、呢子大衣、的確良，竹皮暖瓶、搪瓷茶缸、鋼磚結構的老舊廠房，包括工廠曾用過的研發器皿，器械等老物件，這些布景、服化道一到位，主角就能走入年代的情境。」孫墨龍認為，年代劇的拍攝，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轉化當時和現在的人物思想和關係。其他的工作在影視工業化相對完善的當下，都能較快找到解決方案。

入行經歷加強導戲「認知」

愛奇藝熱播劇《大江大河之歲月如歌》（又稱《大江大河3》），在年輕觀眾的彈幕中，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改革開放掀起的「時代浪潮」免不了帶有諸多浪漫的想像。如何令自己在導戲的時候更有九十年代的「行事風格」和「認知」呢？

孫墨龍說回了他的1989年。進入山東電影製片廠參加工作的第一年，他就參與了許多勞模宣傳片的拍攝。做過場工、道具助理，也從美術助理做到美術師、攝影師，為這些身處鼎盛時期的代表人物拍攝、記錄，鏡頭之外，也曾和這些人吃過飯、喝過酒，聊過天，也和不少人處成了夥伴、朋友。

「很多人與我們都保持着聯繫，不少人後來的走向也在電視劇裏呈現了。」入行初期這些工作經歷和遇見，令孫墨龍對改革開放初期的政策和陸續登台做事的人有過具象的長時間了解。

「我依然還記得那些人的性格、神情、講話語氣。」這讓他對九十年代的氛圍特別有親切感。有過真切的照

面，很快就能有《大江大河之歲月如歌》裏的觸覺。電視劇主角們的故事，在孫墨龍看來，更多是講水滴和沙粒的故事，談不上時代的弄潮兒。進一步細說，就是「時代」在當年那些人身上，並沒有很強烈感覺。他們看似在弄潮，其實只是恰好順應了潮流。所以做「時代」的戲，孫墨龍不斷自我提醒，要盡量去呈現正常人的正常情感變化，減少「人為」的拔高和渲染。

在許多觀眾的傳統觀劇體驗中，着急把片子去做歸類，統一到某種風格中。作為攝影出身的孫墨龍自認有更多技術思維，而所有的技術經驗告訴他，凡事都在發展、迭代。漸漸的，在深流裏「尋找變化」成為他拍片的一個樂趣所在。

理解人心難測 各有喜好

講回《大江大河之歲月如歌》要講一個跨度二十年的戲，外部看來時代十年一巨變，大家會有很多不同的感受，但在戲劇角色來說，如何呈現這些人的思想變化，通過台詞、情境傳遞，自然考驗編劇的功力，對演員來說，理解角色，成為角色需要從很多細微的地方去做觀察，需要花費一定時間滲透。

在孫墨龍的觀劇經驗中，內地影視劇早期的表演比較接近戲曲的方式，聲音台詞形體表達會比較誇張；近些年來的劇集整體風格會比較鬆弛。在《大江大河之歲月如歌》劇組，一口字正腔圓、中氣十足的孫墨龍對主演說出「鬆弛」的要求時，其實本人說話的語調都還有待



◆ 劇組拍攝幕後花絮場景

◆ 孫墨龍認為年代劇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轉化當時和現在的人物思想關係。

◆ 孫墨龍和群演們說戲。

做「時代」的戲，拍年代的劇，參與了《大江大河》第一部拍攝又作為第三部導演的孫墨龍認為，年代劇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轉化當時和現在的人物思想關係，也在於怎麼呈現正常人的正常情感變化，減少「人為」的拔高和渲染。歷時7年製作，電視劇《大江大河》「三部曲」給觀眾帶了許多饒富談資的角色故事。宋運輝、雷東寶、楊巡、梁思申，這些人物角色可以看作是內地改革開放浪潮中的典型代表。他們的成長和走向，某種程度也反映着改革開放帶給個人的進步，以及總要走過的一些彎路。着迷「變化」敘事的孫墨龍有言，「時代」在三四十年前那些人身上，感覺並不強烈。他們看似在弄潮，其實更多的是不知不覺、措手不及，或者是溪水恰好順應了潮流走向了大江大河。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鬆弛。

「我覺得演員的咬字不必太清晰。」對於劇裏主角們的情感關係，一開始，孫墨龍覺得需要很清晰的情感故事線，可拍着拍着，他覺得也不要太清晰。帶着對「真實」的拍攝訴求，孫墨龍說自己有很多摸索着進行的時刻。「因為每個人對情感的理解不同，如果傳達給所有觀眾一個統一的情感認知，那簡直有點災難。因為情緒是模棱兩可的，人心難測，各有喜好。如果想要去統一大家的喜好，也很可怕。」孫墨龍也在不斷地進行認知的修煉。

化身愛看彈幕的專業觀眾

日常孫墨龍雖然較少追劇看片，但喜歡去愛奇藝平台端看網友的彈幕。作為一個「專業觀眾」他想要收集一些有趣的觀感。

「各種平台的評論對於創作者而言都是巨大的促進，是很好反映自己作品的機會。」孫墨龍喜歡在彈幕裏看那些不帶「情感色彩」的評論，這些聲音就比較直接、真實。近幾年，他甚至養成了一種關了聲音就看彈幕的習慣。孫墨龍認為，片子只有播放以後，有觀眾參與才算真正完成一部創作。



◆ 拍攝現場布置有年代感的房屋。



◆ 2023年，《大江大河3》劇組出席開機儀式。

孫墨龍
別讓我走入標籤

◆ 孫墨龍(左)和內地著名導演孔笙在片場交流。

在內地近些年的一些電視劇拍攝中，孫墨龍和「國產劇門面」孔笙的名字很多時候都並排在列。他們一同創辦的「正午陽光」，過去十年出品的20多部電視劇，被內地觀眾盛讚為「國產劇良心」。

例如，《父母愛情》《歡樂頌》《琅琊榜》《山海情》《我是余歡水》《開端》等劇集，涉及古裝、諜戰、年代、都市等各類題材。能夠讓觀眾畫出這個等號關係，孫墨龍不覺得「正午陽光」有什麼約定俗成的創作密碼。真要說道一二，他覺得拍劇還是要講究實事求是。回到個人路徑中，隨着電視劇《我是余歡水》《開端》獨立執導的作品熱播獲得了口碑之後，「扛起正午二代大旗」的標籤就落在了孫墨龍的肩膀上。



「我們都是孔笙導演帶出來的，他陪着一個導演拍一兩部片子，然後大家慢慢獨立執導。」孫墨龍道出「正午陽光」裏的師徒制模式。從孔笙那裏獲得的創作秘籍，他覺得還是落在細節。「其實孔笙導演的每一部片子都關注人物的細節。他不想說的，努力不說；他想做的，踏踏實實做。」習慣了利索的做事環境後，孫墨龍給人的感覺是，日常交流、表達，也都十分乾淨爽快。對於個人的拍戲風格，孫墨龍說，或許指向真實的現實，平淡卻不寡淡是自己慣用的方式。對於外界給與的標籤，今期，孫墨龍並不配合外界扮演「乖學生」。他更想打破一些固有的認知和習慣，總有一些人喜歡對人對事歸納標籤，給所謂的一代又一代畫出關鍵詞。

孫墨龍並不想走進這些「圈套」。拍電視劇對他而言，非要比意義，或許可以從香港的歷史片題材影視劇裏借一點想法。「香港拍歷史片都注重那人那時怎麼想，創作上有路徑有方法，怎麼去做到在嬉笑怒罵中把真實的思想、情感展示出來，才是作品的意義。」孫墨龍並不「貪戀」外界對他的「爆款選手」評價，他歡喜的是能在不同的影視劇裏，做更多真實的嘗試。



相伴7年 王凱愛上了「宋運輝」

和同一個角色相伴7年，內地演員王凱沒有七年之癢，反而連發7條微博深情表白：「我覺得宋運輝這個人就已經沒有短板了，要專業有專業，要能力有能力，要領導力有領導力，會看人、識人、用人。絕對是一個成長型人物。」

三十出頭時，王凱開始扮演不到二十歲的宋運輝，邁過不惑的年坎，在《大江大河之歲月如歌》時，他和角色宋運輝終於完成了年齡和心智上的成熟貼合。

「可以說，他愛上這個角色了。」作為導演，孫墨龍和王凱有過多次的合作。說看着王凱的演技一路走向成熟也不為過。

4位香港代表殺入《亞洲超星團》18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亞洲超星團》第三輪超星練習生順位發布，30強練習生中只有18位可以進入「成團之夜」總決賽爭取9個出道名額，已能晉級總決賽的18位超星練習生當中，據知共有4位是香港代表，當中還有一位能殺入頭三位，成績理想。

自參賽後一直備受香港觀眾注視的冼靖峰原來曾想過退賽，他說：「每一次跳舞都想放棄，我曾打電話給我經理人，說我要退賽回去（香港），然後我經理人就說當作沒有聽過電話，之後更馬上掛電話，最後我還是堅持下去，人家用一倍的力，我就用十倍的力，以前一些舞蹈老師、還有一些真的會笑我跳舞難看的平輩，終於都說我真的跳舞好了。我會用不同方式、不同的作品去回饋大家，希望讓大家覺得支持我是一個好的決定。」另一位香港代表張鎧濂則指

參加節目是想證明自己，說：「我知道有些人認識我，可能是透過一些我參選過的節目，也有些人知道我是因為我的家人，我很希望在以後的作品上，可以讓大家有一個特別深刻的印象，讓大家記住我叫張鎧濂，而不只是洪欣的兒子。」

◆ 張鎧濂想證明自己不只是洪欣的兒子。
◆ 冼靖峰自爆因想退賽而致電給經理人。



將任許冠傑演唱會嘉賓 龍婷以運動選手心態備戰

香港文匯報訊 歌手龍婷將於3月30日參與《許冠傑最緊要好玩演唱會2024》為表演嘉賓，所以她現在每天也會以運動選手般的心態，去把她和許冠傑（Sam哥）的合唱歌練習數十遍，因為Sam哥在她心目中是歌神中的歌神，她絕對要做到最好，答謝Sam哥給她的這次演出機會，以及屆時一眾歌迷對她的支持。



◆ 龍婷於春節期間依舊工作不斷。